



# 土地上的黑马

刘云

一亩上好的水田  
土脚深厚,要用水牛犁它  
冬天抽不干,泡冬田的水结厚厚的冰  
这样的老田长半斤重的黄鳝  
一尺长的鲤鱼  
算不得新鲜  
或者打出四五担谷子,也是平常事  
但这样的水田  
出产三千斤莲藕,值小万元  
那就是村上大事

比起白米,莲藕就是白银子  
闯荡四方的年轻人回到村里  
喜欢把这样的产出  
洋活地称作黑马  
他们说,土地还是那块土地  
粪水还是那担粪水

水牛还是那头水牛  
道理秋后就明白啦  
秋天上市的莲藕  
白格生生地晾在大太阳下  
是土地上白格生生的黑马

魔芋是旱地里的黑马  
它把红苕、洋芋比下去了  
聪明的汉子  
把红苕洋芋种在魔芋上头  
让它们立体地长  
红苕洋芋收了做菜,送人尝新  
魔芋用农用车运到镇上加工厂去  
辛苦一年的农人  
回到村上不说红苕不说洋芋  
只说魔芋这个玩艺儿算是黑马

上了年纪的庄稼把式  
努力把谷子包谷种得丰产  
谷子地包谷地套种红小豆和芝麻  
他们相信老品种抗病抗旱  
黄包谷老谷子才格外养人  
合作社把谷子种成晒谷  
把包谷种成晒包谷  
他们把谷子种成专一酿米酒的料  
他们把包谷专一种出水果味道  
年终,在分红大会上  
年轻人嘲笑话,晒谷是庄稼里的黑马  
水果包谷是水果里的黑马  
他们说合作社是农村的黑马  
一群撒开蹄子奔跑的  
收不住缰绳的,黑马啊

乡下勤快的亲戚

把门前的园子种得热闹  
葱蒜姜椒,散壳子白菜  
西红柿长成小灯笼,四季豆  
在一切可攀附的物件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它们丰产,完全停不下抽条的热情  
我喜欢吃四季豆汤洋芋就火烧馍  
佐茺萎辣子  
这样的一顿,我称之为享乡愁

我把茺萎称为乡下蔬菜中的黑马  
作为专一佐味的蔬菜  
可以为一切食物提味  
有茺萎参与的盛宴,可以忘怀  
在七窍通衢中  
你就骑上哒哒作响的  
味道的黑马

一场又一场大雪,素裹了秦巴  
凤山,而我居住的小城,半月来却  
“只见菱花舞,不见街存雪”

# 冬至的小城

陈绪伟

小城高楼虽不多,但今日薄雾  
缭绕,总把视线拉成夹角,朦胧光中  
扑一脸寒气。在这样的清晨里,我深  
深呼吸一口寒气,心里默念地说:  
“大雪过后是冬至,数九寒冬今开  
始”。

冬至这天“数九”,开始进入一  
年中最低的寒冬。人们常说的“寒冬  
数九”,既是中国民间谚语,也是中  
国民间习俗。“数九”从冬至日开  
始,每隔9天作为一“九”,共数“九  
个九”合计81天。陕南的《数九歌》就  
朗朗上口:“一九二九难出手;三九  
四九冻死老狗;五九六九河边看杨  
柳;七九八九耕牛遍地走;九九八十  
一,下河洗澡去。”这样数到“九个  
九”,气候时令就到了来年“惊蛰”的  
节气了,“下河洗澡去”表示寒冷彻  
底消除。

寒冬为何要“数九”,记得父亲  
曾告诉我:中国传统文化中九为最  
大、最多、最长久,是极数的概念。  
九个九即八十一更是“最大不过”之  
数。而冬至开始“数九”,是因为古代  
百姓御寒保暖条件简陋缺乏,寒冬  
也被视为威胁与惩罚而对天寒地冻  
产生恐惧感,会直接刺激和影响人  
们的心理与情绪,甚至会觉得冬季  
莫名其妙的漫长。当时乡下文人为  
挨过漫长冬季,想到以“数九”方  
法让人们打发时间,以缓解寒冬威  
胁下出现的心理危机。就这样人们  
一边干着活,一边围着家人“数九”,  
“数九”意识中渐渐淡化,数着数着  
就数到第二年的春天了。

陕南天寒地冻始于冬至,一九二  
九真难出手。在过去的年代里,显  
得格外寒冷,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  
下人,手在外面都会感觉冻得慌,会  
不由自主地揣在兜里,或习惯性把手  
抄在袖筒里面,久久不愿拿出手来。  
“难出手”我记忆深刻,小时候在  
农村的家乡,再冷也要放牛、打猪  
草、砍柴,或干一些农活,手总是  
裸露在外面,满手都长冻疮,有时  
肿得像泡泡馍,还亮堂堂的,若是  
没钱买冻疮膏治疗,发展到腐烂了,  
那种疼痛的难受度,让我不堪回首。  
现在当然好了,生活条件发生了巨  
变,城乡人家都不贫穷;不仅人人穿  
的暖,买得起暖手套,用得起暖手  
宝,居家取暖设施也多,所以冻疮  
很少发生。即使少有冻疮,也会有  
钱有药及时治愈,冬至的“难出手”  
也就淡化了。

再说去年的冬至,那天我在家乡  
度过的。时代的陕南乡村,农户大  
多是小二层砖混楼房,即使是老土  
墙房子,也都经过了内外加固和粉  
刷,冬季取暖不是燃煤就是电器,甚  
至还有集中搬迁的中央空调,在这  
个冬至的节气里,还真暖意浓浓。  
也因为家乡人,大多是南北移民的  
后裔,有“冬至大如年,人间小团  
圆”之俗,包饺子、煮汤圆,开始  
杀猪“吃泡汤”,食补“炖羊肉”  
等,用自己独特的节令食文化,过  
一个烟火气息浓郁的乡间节气。

今天冬至的小城,仍保留着一个  
民间传统,那就是吃饺子。在古城  
墙脚下,有一家酸菜手工饺子馆,薄  
薄的手擀面皮,浓香的猪肉馅,辣  
菜与青菜炒成酸菜,做成的饺子味  
道就特别。再加上酸辣小白条(鱼)  
、浸菜土豆片等几个特色小炒,不  
仅让小城人常来光顾,还吸引远客  
慕名而来,这饺子馆兴旺得得意  
春暖。还有小城康家巷“锁家羊肉  
泡”,那是小城“清真”饮食一  
绝,在这个冬至时节,更是热闹非  
凡。

冬至的陕南,满坡的“救命粮”  
树,是一道道“火红”的美景。小  
城背后原来的北坡,现在叫龙岗,有  
一个“救命粮”沟,在古代不仅救  
了许多挨饿的百姓,还救过驻扎城  
的守兵,所以有人也叫它“救兵粮”。  
我的童年中,果实稀缺,“救命粮”(  
火棘)便成为儿时美好果实的记忆  
之一,相比夏季的马桑泡,刺莓泡  
、野刺梨,而秋冬山野的火棘伸手  
可得。火棘“救命粮”,对于过去  
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其诱惑远远超  
过其他水果。尤其冬至后,火棘繁  
盛满树,酸涩经霜雪而酥甜,一抹  
鲜红显得温柔似水,而沁人心脾。  
现在小城的“三山夹两川”,火棘  
树不仅到处都有,还整齐整坡栽植,  
红红果实不仅没人去“救命”,更  
不会去吃了,只当作冬季的一道观  
赏风景,有人直接把它当作“红  
豆”树来“抖音”了。

古书《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冬至,十一月中。终藏之气至此而  
极也”。是说农历十一月“冬至”,  
阴至极而阳复始,即至寒至暖。并  
解释这一日,夜至长而昼至短,也  
叫时守寒夜。而过了这一日,夜渐  
渐缩短,昼渐渐增长;所以陕南有  
“白昼”立夏至短,冬至至长”的  
谚语。古代还将冬至分为三候:一  
候蚯蚓解;二候麋角解;三候水  
泉动。”即冬至初,因为蚯蚓是阴  
曲阳伸的生物,所以土中的蚯蚓仍  
然蜷缩着身体;冬至中,麋鹿与  
鹿同科,却阴阳不同,麋鹿朝后生  
为阴,而冬至一阳生,麋鹿阴气  
渐退而解角;冬至末,由于阳气初  
生,所以此时山涧泉水有所流动。

今年冬至时节,我徒步走出小城,  
月河川道的油菜地,亦是绿意一片;  
三元梁上的火棘树,红果亮眼繁  
满树冠;沙沟水库两岸的乔木,枝  
枝擦天空,孤影落水中;大磨坝几  
户农家,房屋左右的鸡舍鸭圈,低  
头觅着主人撒下的食料。偶尔有几  
只留鸟的麻雀,乘着好天气飞过房  
顶,落在光秃秃的树枝上,不再那  
么叽叽喳喳;河边麻柳树上的一  
只鸟窝,密密扎扎嵌在大枝丫间,  
像似数着“七九八九”候鸟的归  
来,一起来鸣唱春天的故事。

冬至节气年关到,大街小巷真热  
闹。小城人开始置办年货了,冬至  
做豆腐乳、晒豆腐干,灌猪肉香肠  
等等,不会变质还又特香味。今年  
12月21日至,工作的人们也开始  
回顾今年,展望明年,加班写心得  
做总结了。

冬至踩在岁月背上,城乡“数九”  
迈向新年;寒冷藏在农家的袄里,  
温暖做着安静的春天之梦。



瀛湖  
第1296期  
牧羊人  
邢中桂作

# 乡村艺术家

王欢

走过足够长的路  
总会不经意间遇见  
一些悸动。岁月顺手  
打下一个一个的结  
诗里便多了几记着重号  
平凡之路,也有了起伏  
恰若远山轻暖

一棵树,铺满夕阳  
黑色和金色站在一起

未曾有半分逊色  
你,光芒万丈  
我,故事绵长

让树枝和草叶挥舞吧  
暮色里,它们是  
激情四射的艺术家  
会创造出一个个,瑰丽  
陆离的新世界

# 安澜天下的梦想(外一首)

潮襄江

“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娲庙,云是  
转土为人之所……”  
“金州安康郡,今理西城县,有伏羲  
山。”  
女娲山,伏羲山,女娲庙,偏头山,  
中皇山……  
炼石补天,转土作人的神话扑朔迷  
离  
伏羲八卦的传说波谲云诡  
这些天书行空的故事让这座秦岭  
脚下的城市  
平添了厚重和神秘气息  
就像安康博物馆门前那块稳稳当  
当的巨石

沟壑纵横,有高山耸立,有流水  
婉转  
侧耳倾听,有虫吟蛙唱,有猿啼  
鸟鸣  
安澜天下的梦  
在一块石头上得以重生和鲜活  
在一块石头上得到折愿与祝福

一分为二,成就了一座阴阳互根  
的大极城  
滋润了人间烟火,生生不息  
天人合一的道家真谛,在一座小  
城里  
进行了完美诠释与演绎

站在旬阳的高处,让我想到了南  
漳东坝  
“汉江沮漳,楚之望也。”  
养育了楚先民的沮漳二河,其中  
的漳河  
重要支流的茅坪河,亦如旬河  
用自己柔软地胸怀隔开了两座  
山  
让鲤鱼山与望月山深情凝视  
成就了一幅立体的山水太极图  
然后,漳河折身面向东南,辗转  
进入长江

作为道家标志的大极图  
同时出现在汉水上中游之间  
看似偶然或巧合,也许冥冥之中  
自有天机  
而更为巧合的是,道教祖庭之一  
的武当山  
恰恰处于在两幅立体的太极图之  
间  
天地有造化,举头三尺有神明  
武当山一手牵旬阳,一手挽南漳  
它们用自己的身体度人间的苦:  
一开口,便口吐莲花,人间芬芳  
一睁眼,便满目苍翠,天下安康

# 旬阳古韵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  
站在旬阳的高处  
不由得仰望星空与宇宙,回溯  
人类的源头,冥想道家的玄奥与  
高古  
天地玄黄,日月洪荒,水流不  
息  
旬阳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旬阳  
城

汉江随笔  
奔西北去,往敦煌行。过一望  
无际的戈壁和荒漠。西出阳关  
关似做沙上行人,却回首。到嘉  
峪关望长城,在土与砖砌成的城  
池光影里穿行,城墙上极目远  
眺,对塞外有了一点直观感受。  
再从甘肃西部的榆林窟到甘肃  
东部秦岭一脉的天水麦积山。  
有些景象过眼即风吹,有些东  
西悟不清辨不明,有些事须得  
沉淀慢慢过滤……  
西北行思绪万千,打了一个乱  
麻麻的结。要解这个结,一时不  
知从何解起。  
古时候有一种工具叫觿,它实  
是个角锥,古时人们佩戴它是因  
为得时时用它来解绳线系成的  
疙瘩,它头尖尾粗,形状像牛羊  
的角。这觿常是骨质的玉质的,  
佩之,意味着成人。  
我现在想象着佩戴这样一个随  
身的小工具,解各种各样的结。  
多年前从台湾珠宝商手里买到  
一个墨玉佩,整体如意形,有一  
小小弯钩,台湾玉商告诉我那  
是个旧时女子用于解绳扣的。  
联想,这解绳结的觿应同此物,  
人常用到它,它演变成饰物。  
云里雾里,我的文章标题似要  
讲一种叫“芄兰”的植物啊,这  
乱麻一团的东拉西扯究竟要说  
甚?  
倒叙,让你忍着,我们先来读  
——《诗经·国风》之卫风芄  
兰篇——  
芄(音九)兰之支,童子佩觿(音  
西)。虽则佩觿,能不我知。容  
兮遂兮,垂带悸兮。  
芄兰之叶,童子佩鞶(音社)。虽  
则佩鞶,能不我甲。容兮遂兮,  
垂带悸兮。  
《芄兰》一诗,用芄兰枝叶起兴,  
多数诗经研究者认为这是一个  
女诗人写的诗,讽刺了一个少年  
他忽然间佩戴了成人的服饰觿  
(解绳结利器)和鞶(射箭时戴  
于大拇指上的扳指,用以弦弦,  
保护手),而行为却仍幼稚无知,  
既不知自我,又不知与他人相处,  
讽刺少年装老成持重却心虚无  
能。人外表摆出庄重严肃的样子  
却掩饰不住内心的幼稚紧张可  
笑。诗人最后一句“垂带悸兮”,  
把这个少年的惊悸不安颤抖,不  
沉着不从容的样子写了出来。少  
年佯装成熟稳重的样子通过佩  
饰的细节描写,含蓄地透露少年  
心智的不成熟,也有人认为这是  
诗人讽刺当时的国王的,而我  
想,这种引中有点勉强,看它为一  
首恋情诗多好啊,一个女子对  
与她原本关系亲昵从小便知根  
知底的少年忽然间冷漠疏远地  
极尽讽刺之能事,五十字不到  
的一首诗,多么恰切而又情感  
真挚,细腻如嚼,这诗里还包含  
着她娇嗔的心态情态,全诗虽  
是嘲讽揶揄那个装老成忽不理  
的少年,但在地全诗一脉相承  
的怨怪情绪中察觉了她内心里  
仍有对他的绵绵爱意。  
诗人何以用“芄兰”这种植物  
比兴说事?这是我今天要用觿  
给你解开这个结的缘故。  
我在十月朗秋的一个下晚时分  
盘桓在王维诗“西出阳关无故  
人”的阳关,在那漫游时我见  
了这种长着心形叶子的藤本植  
物,它攀附在红柳枝上,一串已  
发黄的的心形叶衬大西北碧蓝  
深邃的高天,煞是显眼。它角  
形的荚果成熟了,在干燥中绽  
开,细腻的种籽披背着银色的  
纤毛,风来即飞起,飞扬到远  
方。  
它是什么植物?我从前不曾  
见过。晚间回到宾馆用间断时  
续的公用WIFI网上做功课,大  
海捞针般地查到它可能是一种  
叫羊角草的藤本,属萝藦科植物。  
旅程匆匆,横贯西东的甘肃行  
最后一站到了兰州,专栏作家  
韩松落款待我们,席间顺便聊  
到荒漠生命的美。调出手机里  
的图给他看,他指着这个说,这  
个叫羊角草,他说它会分泌奶  
浆一样的液体,小时候还吮过  
那种浆液什么的。韩先生老家  
在祁连山深处,应该熟知本土  
植物。这话题没继续。  
甘肃行结束,飞到天府之国  
成都,期间收到80后作家郑  
小驴微信一图来问一种植物的  
名称,我乍看,是一种心形叶  
藤本,结着两个长有刺突的荚  
果,看不清全貌。匆匆忙忙瞧  
一眼,不识,回他:过两天回云  
南后查实告之。  
昨下午,补了一个好觉后,小  
驴之问来敲我脑门。盘出我的  
资料加上电脑,又变成大海捞  
针的情形,小驴发来的图片我  
盯着看了又看,没线索。拿起  
一本杂志翻了翻,心还在解谜  
的网络里,忽然间,灵光乍现,  
想起,几年前曾在农博会上买  
到一种异质花草叫唐棉,唐棉  
赏的不是叶而是它的果,它的  
果有点类似小驴之问中那植物  
的果实,倒查回去,谜底揭开。  
小驴问我的植物叫萝藦,萝藦  
科植物,心形叶,草质藤本植  
物。民间俗名太多了:羊角奶  
、奶浆藤、婆婆针线包、雀  
瓢等,再回溯,调出我在阳关  
拍到的“羊角草”,它们是同  
一种属植物,此乃真的是顺藤  
摸瓜了,歪打正着,把个萝藦  
科植物的性状来了一个全盘  
挖掘,又得知这种植物叫芄  
兰,《诗经》里有“芄兰”篇,  
用这植物的叶和果比兴说事儿。  
这便是以上扯到的——《诗  
经·国风》之卫风芄兰篇,芄  
兰的长荚果形似古时成人佩  
戴的“觿”,那个古时的女诗  
人是触景生情。  
在成都时,某夜,与友逛荡  
到文殊院,在老辈文人流沙河  
书店名下的散花书屋里购得  
先生的《诗经现场》一书。前  
几年给成都日报的副刊写专  
栏,该副刊的头条,每期皆有  
流沙河先生的现代版说文解  
字儿,写得很短很好看,拿  
起这书一翻,甚喜欢。成都是  
我到过的生活与艺术结合得  
最好的地方。老先生自序里  
说古人写诗都是生了事才写,  
现代人写诗不是,想写就写,  
他呢就把《诗经》里那些生  
发了事的“现场”拿来复图  
一下说说讲讲。  
《芄兰》没被流沙河先生挑  
在这里说事儿。  
西北行,孤独,伤感,也是诗  
意的。在阳关时,天向晚,看  
着从前的阳关大道,看着沙  
土上我长长的影子,忽泪涌,  
时愿天塌地崩,从此绝尘而  
去,从此这里真的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西北行,启用“觿”一样的  
芄兰荚果解开乱麻麻的心  
绪之结。

# 芄兰解心结



山林的怀念  
党根虎

久居闹市,久经历生活的浮躁,  
耳里灌满人际的喧嚣,白日里  
人间的倾轧,夜里车马的喧  
闹,人身心具疲寻不到片刻的  
宁静,于是山林成为一种遥不  
可及的梦想。  
野外踏青进入山林,若是狂  
风俱至,便能享受到“山雨欲  
来风满楼”,山风呼啸的巨大  
天籁,那种悲壮引发的心灵震  
撼可以使人感慨千年。有的  
树木以其粗壮而粗犷的根系  
紧紧抓住泥土,树冠一律倾  
倒以适应突发厄运,若是一  
两棵树木,早被狂风摧折,而  
山林以其千万株的凝聚力抵  
抗住风暴的袭击。风过山林,  
其速减慢许多,已不得肆虐;  
若是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山  
林有以其有力的根系抓住泥  
土不使之流失,有山林处绝  
不会发生山体滑坡之类现象,  
山洪泻下时,树根道道节制,  
到最后灾害早已无能为力。

山林静时,掉下根针都能听  
见,静坐于无风无雨的林间  
草地,柔顺的青草抚摸着你的  
情懷,享受着来自旷古的宁  
静,人类的历史与未来,甚至  
可以获得顿悟。徜徉山林,  
寻觅溪水,寻觅人类情感中  
不能承受之轻,让它来洗刷  
你的心灵,你的心灵因此而  
清冽、甘甜、无污无垢。黎  
明时分,七彩霞光射进林间,  
逼退浓雾,万千树影逐渐清  
晰起来,偶尔有山人踩过厚  
厚的落叶,开始一天的忙碌。  
雨雾过后,稍稍用脚蹬大树,  
便播落一树的晶莹洒洒身上,  
孩童欢叫着,在林间草地上  
采摘遍出的蘑菇和地软,那  
种特有的以动听静,更有一  
番意境:听小鸟偶尔的啁啾  
和隐隐由远抵近的松涛声,  
仿佛先哲的耳语,那份痛快  
是城里人难以领略的。  
你看那山林树木,只要互  
间有一点生存空间,便能互  
相抚慰着竟长,恨不得拔高  
头颅争取吸收阳光、雨露,  
在竞争中株株参天茁壮,那  
种相互排斥细枝末节,取长  
补短的精神令人类望尘莫及。  
像那些低丛灌木、低地植物  
不因为自身卑微,被他人遮  
住阳光而自叹自艾,反之,他  
们只是努力摄取大地母亲的  
水分和养料,默默成长。  
置身山林,使人感到生命的  
绿意盎然和群体生活的协  
和;置身山林,那郁郁葱葱  
的树冠遮天蔽日,抵挡风雨,  
如一位长者爱护我们,那老  
成结痂的树干透着岁月的  
沧桑;置身山林,仿佛历史  
在这里沉淀,雾气氤氲着  
旷古的传说,那铁马冰河、  
狐仙鬼怪赋予历代文人墨  
客多少优美巨著。  
山林之中,有的树木扶老  
携幼,傲然不群,有的与伙  
伴平分秋色,有的威武不屈。  
青壮年的树冠蓬勃,生病的  
忍受着啄木鸟噬虫的彻骨之  
痛,幼树寻找母树之护,长  
大后哪个不希望独立成群。  
低冠植物,忍受着人兽的  
践踏,而被踏之后,经过一  
夜的休憩与雨露的滋润,第  
二日晨便又恢复了昔日的  
蓬勃,而高秆植物,顺势  
而上,一副欲穷千里目之势。  
如今,你看乡村那遍坡郁  
郁葱葱满是刺的槐林,秋  
冬时分,不择地势,砂石甚  
至崖壁,到处蔓延。这生命  
力异常顽强的族群,在寒  
风中挺起脊梁,让人肃然起  
敬。春夏时分,蜂蝶飞舞,  
绿叶白花,香甜可口,槐  
幼叶菜、槐花焖饭,在那  
饿死人的年代,青黄不接  
之时,救活了多少乡亲的  
生命,也吃绿了多少人的  
筋脉! ???  
城里人面对单调的楼宇  
和街道,不惜重金购买那  
些可怜的这一点绿色,酒  
店、宾馆门前陈列着一  
盆小小的铁树,可以卖  
到数千元,对绿意的渴望  
一览而见全豹。怀念  
山林,便是怀念人类的  
纯真、质朴和友爱,是  
怀念人类共生共荣的人  
道主义精神的绿色经典  
的升华……